

014

戰時經濟叢書

戰時經濟思想

羅斯索

陳允文編譯

7520



商務印書館發行

330.10
馬

戰時經濟叢書

戰

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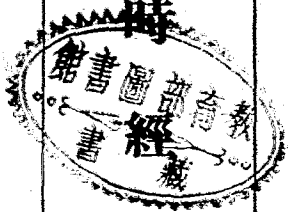
經

濟

思

想

陳允文編譯
H. H. Cassel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1796 6197 4

目錄

編者序言：關於「戰時經濟之研究與訓練叢書」之刊行

導言

- 一 在歐戰前關於戰時經濟問題之言論……………一
1. 在軍事書報中所討論之經濟問題……………一
2. 在政治經濟書報中所討論之經濟與戰爭問題……………八
- 二 在一九一四——一九一九年中關於戰時經濟之言論……………一八
1. 一般之觀察著作及報章……………一八
2. 各種專論……………二一
- 三 歐戰後之一般……………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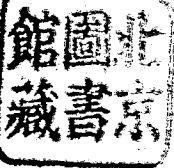
1. 現在軍事書報中言論之新趨勢·····	二八
2. 經濟學者之對於戰時經濟·····	三八
四 結論·····	四九
戰時經濟問題及其界限之探討·····	四九

編者序言

「戰時經濟之研究與訓練叢書」

世界大戰後不久，軍人、經濟界、與科學界之人皆覺吾人對此世界大事之視向過於狹窄而僵。此不獨在我德國爲然，即世界各國亦莫不然。軍人之軍事動員其最微之作用如何吾人雖已有詳盡之研究，但對整個民族之經濟與心理的動員則卻未研究及之。故吾人不得不迫於當時情形，從事於緊急之處置，並且在各種條件下作戰，倘吾人能預爲之計則此各種條件固可在許多方面變遷之也。雖有此種缺憾，但經濟力量之組織依然有絕大之成績，企業家與工人皆能各盡其最善之力，以及一九一八年之結束戰事並非迫於經濟困難。凡此等等吾人於回顧之餘不覺欽佩之油然而起。

吾人於大戰開始之後苦戰沙場，閱時四載，倘吾人今日宣稱吾人對於戰事已獲得一種新的



觀念，則斯言之意莫非謂戰爭乃一個民族各種力量之動員耳。此爲吾人刊行「戰時經濟之研究與訓練叢書」之第一動機。更有一點宜明白言之，即着手研究戰時經濟問題者固不乏人，而且其中可貴之專門著作爲數亦甚夥，然此項浩繁材料今日猶未得人爲賅括之言論。「卡內」基金委員會所刊叢書雖已泛定戰時經濟問題之輪廓，然其所論列者祇有一部份及於今日。吾人指出此種顯明缺點非謂吾人有怠忽之罪。凡爾賽和約束縛吾人之處甚多，其屬於經濟方面者亦復不少，以至迄今無機會以討論此繁多之戰時經濟問題。自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起戰時經濟方面之糾絆亦已解脫。但爲顧慮國防計，戰時經濟之研究宜抑制至何種程度，自然亦爲將來應提之問題。然所關者在喚醒民族大衆之意識，俾知若輩之勞力與財產係屬諸祖國而此種觀念尤應在戰爭中證明之。

發刊「戰時經濟之研究與訓練叢書」尚有第二種動機即大戰爭前之經濟思想已失其效力是也。舊日之世界經濟交錯形式大約不至回復。世界各處皆顯示一種新的而有國家性限制之經濟。利用相當思想以增加其力量，卽爲本叢刊之目的。故叢刊之性質一方面取決於戰時經濟之

目的，他方面復含有經濟政策與思想上之趨向。

本叢刊願供獻於四類讀者之前：軍人，經濟界人物，（不論其爲企業家抑爲工人）大學青年，以及在決擇時機負有重大責任之公共生活中人員。世界大戰時之局勢吾人是否能處處應付之，以及如何可使吾人在經濟方面得到最大之安全與力量，此問題不容吾人一時忘懷，蓋吾人在歐洲中心之位置過於危險，而吾人四鄰之軍備又過強也。國防之責亦宜及於經濟思想與經濟行動之此方面。職是之故，吾人不得不研究此問題之全部。

本叢刊之目的擬以簡短之科學論文在二三年內集成一種戰時經濟學參考手冊，各篇論文之內心聯繫可以「戰時經濟」四字表示之，而其重點則在組織方面。叢刊各書宜指示問題之精神上與物質上基礎。同時可爲世界大戰時中歐同盟國及協約國在戰時經濟方面所施最要處置，並若干強國關於此方面所獲經驗之利用方法之一覽。爲消除事前疑問起見「戰時經濟」之概念包括國防經濟之概念在內。故研究之時係採理論，歷史與實用經濟方法，但亦無時離開現實。此亦爲現代新的經濟學見解之特色，俾不致陷於空論而能以其思想上之工作接近生活與實際以

爲一種「明顯之目的」服務。

吾人不別抱他解，蓋戰爭本身已爲至嚴酷之現實，即克勞塞維茲 Clausowitz 所謂絕對者是也。軍人須能冷靜觀察而明白判斷，戰時經濟學者亦宜如是。戰時經濟學者或爲職業軍人或爲經濟界人物，或爲科學家，但其視線則一，其對國家與民族之當然態度則一。

本卷刊於國防問題亦有發揮，其對於國防問題之見解如何以及其界限如何詳述於叢書首篇之結論中。

導言

本書以作者一九三四年春就柏林大學教席時之初次講演稿「大戰前與大戰後德國軍事書籍中關於經濟問題之討論」(Das wirtschaftliche Problem in der deutschen Militär-literatur vor und nach dem Kriege)為根據。本書以引導讀者入戰時經濟學整個問題之門徑為目的。並欲藉德國此類最重要書籍之簡單說明以完成之。今日德國之國防主權既已恢復，今日德國既得在戰時經濟方面施行必要之處置，於是德國戰時經濟之精神上的基礎問題遂因之而起。

吾人回顧已往，可見戰時經濟問題之形態顯分三個時期，一為大戰以前時期，二為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時期，三為凡爾賽條約時期。本書欲敘述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以前之發展概史並指示現時在新條件下所有工作係建築於何種基礎之上。

本書之研究以兩種觀察點爲準：第一在指示軍人在此三時期內如何觀察經濟問題，尤以戰時經濟爲甚。第二在研究國民經濟學者對於戰時經濟之態度。大戰前及大戰中，官廳及各種委員會之工作，雖極形重要而在許多方面一般視向之爲其所決定者，雖亦爲無疑之事，然此間祇可提示之或偶然引用之而不能研究之。本書所注重之點，即在認識公衆目光所見到之思想上之局勢，並確定此種思想所發動之力量。尤以顯示無數戰時經濟問題爲主。吾人由此即可推得以後工作及各種經濟專著之方向。此項工作必須由軍人、官吏、經濟界人物及科學家共同進行之。此點吾人願於戰時經濟之研究與訓練叢刊之首卷鄭重聲明之。

作者著書時曾得關係機關之襄助，如名譽博士、退伍上校利特氏（Koehn = Berlin）波茲達
博國史館編纂提克曼博士（Archivrat Dr. Dieckmann-Potsdam）茲謹誌謝忱於此。

戰時經濟思想

一 在歐戰前關於戰時經濟問題之言論

1. 在軍事書籍中之經濟問題

在軍事書籍中對於經濟問題曾注意至如何程度之問題，驟視之似無根據。因一般人均以為在軍事書籍中所討論者，祇直接關於軍事方面之問題耳。經歐戰之經驗後，於是大多數人均知軍事任務超出於軍事本身範圍之外，而經濟問題無論如何非牽入軍事中共同討論不可。「經濟動」

「戰時經濟」「經濟戰爭」實已成爲固定之名詞矣。同時發生一問題，有時且以非難形式出之。問題如何？即德國軍人在戰前曾否留心此必須研

一 在歐戰前關於戰時經濟問題之言論

一

究之經濟問題如未留心，則爲何疏忽？係太偏於一方面而未顧慮周到？歟？抑或係舊派德國軍人佔勢力因而致此歟？

如此處再問歐戰及於軍人之影響如何，戰爭時之現象，對經濟封鎖之鬭爭以及內國經濟之優良組織問題是否曾影響德國軍事書籍，此等問題固非僅饒有歷史興趣已耳。

總之尙有一種先決問題，回答此問題時，同時即可劃定材料範圍。問題如何？即吾人所謂之軍事書籍究何所指乎？所謂軍事書籍，係包含現役及退伍之職業軍人所著之書籍，以及軍事報章雜誌上之論著與夫其工作直接與國防有關（此處指與軍隊有關）之研究所及人員所發表之文字。國史館所出版之文件亦屬於後者。吾人並認爲其有軍事性質。

茲以一八九〇年爲出發點。此時德國政治有變更，俾斯麥之方針已棄去，德國參謀本部已預計須對兩方面作戰，因此受一部份或全部之經濟封鎖大有可能。從此時起，經濟問題當可爲軍事書籍所留意討論矣。另一方面亦值得研究因何種原因，未曾注意經濟問題。

一八九〇年在思想方面果有新任務乎？在一八九〇年前之戰史研究對於經濟問題（戰爭

即由經濟支持，如經濟不能支持，則戰爭必敗。與研究戰爭及經濟戰爭之關係問題，均忽略而未顧及。在戰史之眼光中祇有大英雄，大戰績及支配此戰役之軍事思想及政治思想。此蓋原於歷史對象之關係，殊無足怪。同時菲力得大帝將經濟問題牽入軍事思想中，豐功偉烈，實非繆故。今日吾人因其整個立足點而提及之，實為相宜。此處即係吾人之出發點，吾人今日正不應拋棄此出發點，且在歐戰後亦須提及之。出發點為何，即政治上時常表現出經濟與軍事之關聯之遺傳是也。

有極重大之思想影響及於德國軍隊之另一名人厥為毛奇大將（Helmhuth von Moltke）其影響至今尚在。渠曾作有多數討論鐵道之書籍。其第一部書係著於百年之前，名為「鐵道之軍事作用。」其第二第三兩書，係著於一八四〇年間。由毛奇所著之書及一八七〇年與一八八〇年德國會議員關於鐵道之演說，均表現出國民經濟與軍事有關聯之思想。自毛奇任參謀總長不久後，即置戰爭於另一途徑。一八六〇年初渠即研究對兩方面戰爭之一切負擔。

一八九一年任參謀總長之史利芬氏（Graf Schlieffen）復將毛奇之思想，大事伸張。史氏對經濟問題之重視，曾如歐戰開始不久後經濟之即大見重要乎？如吾人分析承繼史氏之一切言

論，即不難知悉作戰計劃，尤其係史利芬之計劃重在以德國兵力迅速在西戰場決戰。一般將官之意見均復如是，雖然德國參謀總長卻知兵力與經濟之關係此可由參謀長在歐戰前五年所出版之「近代戰爭」(Der Krieg in der Gegenwart)之研究而知之。渠深知世界經濟在十九世紀初之互相關聯，英國如不重傷自己之商業，則絕不能毀滅德國之商業。德國係英國商人之勁敵，同時又係其屬主，因此史利芬斷定由英國人之利益着想，絕不願意德國消滅。渠整個之思想，認為軍事上必須迅速勝利，以便避免經濟上不可克服之難關。德國之作戰計劃即本此意思而作成。在數星期內即應將英法軍隊消滅。因此種戰爭目的而有之經濟組織為不必需矣。

如以此種思想與近今相比較，則大有區別。在史利芬氏之意見，則經濟尚未直接為戰爭服務而係在戰爭之時間與程度上加以範圍耳。戰爭與經濟有關，當時固已極為明瞭。但其所注意者，非國家經濟而係世界經濟。因此史利芬氏之計劃其重要性，不在與作戰有關之學理，而重在戰前經濟組織，固已極為明顯。

所有歐戰前之軍事書籍，其立腳點均受史氏思想之影響，此實極自然之事也。在一九〇〇年

前後數十年之重要軍事報章，除交通問題外，關於經濟問題均不過偶爾提及。史利芬之後繼人員中之毛奇（Moltke）大將對史氏之思想亦少有變更。如吾人考查支配古德軍思想之雜誌如「部隊指揮及軍事季刊」其對於經濟問題之態度如何，則知由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四年中，祇有數篇討論經濟之文字。即一九〇七年露德維希（Ludwig）關於「作戰與金錢」之討論，一九一二年稽塞維伍（Giesecke）之德國民族與軍隊在動員時之給養問題，與喀爾亨克（Karl Henke）累次對於財政的戰爭準備之研究如「戰時之德國幣制」一文是也。阿爾土耳其底克斯（Arthur Dietz）於一九一二年，在該季刊著文名「國民經濟的戰爭準備」，因此有兩重要問題，業已開始討論。即戰時財政及戰時食糧兩問題是也。吾人可批評之云當日雖在一點業已透澈，但在另一點則不過方開始耳。如吾人將特別的，由參謀本部所研究之軍隊給養，牽入討論，則此種批評，亦不錯誤。

除軍事報章雜誌外，茲進而考查戰前多數之軍事書籍，尤其考查重要作家之著作，則其結果如下：據佛來塔格羅調和芬（von Freytag-Loringhoven）大將關於扶銳得銳昔戰爭，拿破崙

戰爭 (die friderizianische, napoleonische Kriegführung) 以及以後之戰爭，尤其南北美戰爭之研究，則知其並未遺忘經濟現象。但其立論點，如以其意義言之，則殊不當耳。氏之言論影響雖極重大，但仍嫌其不足為考驗德國情形之準繩。如吾人將布魯麥大將 (General von Blunro) 關於「我們德國國防力量之基礎」之討論，準同樣方針以研究之，則其所得結果亦同。不過尙應加以限制耳。上列一書，極為一般人所注意。布魯麥氏雖曾指示經濟力量之意義，敘述保證民族食糧之重要，以及鐵道對於野戰軍給養之意義，但其著作之重心卻在另一點而不在此。不過該書中有可特別聲述者，即布魯麥氏反對以經濟生活愈覺危險，則愈迫於迅速決戰之錯誤及危險之意見。

關於此層，渠與伯耳哈底大將 (General von Bernhardt) 同意。伯氏於其一九一二年所著之「近代戰爭」 (von heutigen Kriegen) 中即發表同樣之意見。在所有德國之軍事書籍中，此處或可明白預見以後之進展。伯氏認識在動員之頃刻間，經濟即如何大受影響，經濟界中怎樣減少，大批工人以及全體經濟生活之必致大感打擊。如作戰愈形不利，則經濟生活所受之打擊愈致不可收拾。

戰爭與經濟間交互關係之指示（軍事作戰及經濟作戰）自最近吾人認識此關係後，愈顯重要。

在伯耳哈底之意見，如戰爭持久，則經濟有更改之必要，但更改時必漸有多數不可克服之困難。於是迫而採用緊急處置法。比如可由第二第三等軍隊中撥與各工業及農業方面之作業以工人是也。經濟要素有重大影響及於「和平準備」。如倫理方面之動機相同，則誰之財政能供給戰費最久者，誰得勝利。故作戰大都自然與經濟情形相適合。

其他一切軍事著作關於經濟問題之言論，如與上述遠大之識見相形，則未免瞠乎其後。國史館對於戰前之批評，謂當時對於戰時經濟之重大問題，雖曾經詳細考慮，但其重要策略之施行，卻未着手，不過此種批評祇適用於各機關各委員會等對於戰時經濟之建議。但此種建議不屬於軍事書籍範圍之內。

由上吾人可得一結論，即經濟問題，在歐戰前之軍事書籍中，祇不過附帶討論。其所以附帶討論之原因，係原於當日之特殊視線。經歐戰後，此視線始大為改變。

至於國民經濟方面之專門書籍，亦因偏向於世界經濟而受時代之限制。故對於戰時之德國經濟地位卻未作週密之預計。因此於軍事書籍所發表之思想，殊無重大意義。

2. 在政治經濟書報中所討論之經濟與戰爭問題

吾人必須統觀全體國民經濟書報中之各重要理論及多數之單一論文，以便對於討論戰爭經濟問題之工作意義，加以正確之批評。其問題大概不出於以下三方面：即（一）世界經濟，國家經濟及戰時經濟之一般的界限，（二）戰爭時軍隊及後方之食糧問題，（三）戰時財政問題。

茲如回顧一八七一年後德國經濟之猛力上升，而知繁殖迅速之德國民族之生存問題，如何大有依賴於強烈之工業化以及精緻經濟（Veredlungswirtschaft）與其聯帶之對外商業，則經濟學家思想之對世界經濟較之對國家經濟更為注意者顯係自然之事實矣。不過因此即認為德國經濟學家不注意國家關係者則又誤矣。自然吾人可以確定經濟家有留意世界經濟之趨勢，而大不利於一八九〇年德國之政治情形，但德國經濟學家在研究世界經濟關係時之仍然留心國

家福利，此則隨時均可認明者也。

總之過後方間有研究由德國與世界經濟之關聯中，究可發生何種結果。底擇兒 (H. Dietzel) 於其一九〇〇年出版之著作名「世界經濟及國民經濟」中即分析此問題，而考驗各方面所提出之質問。其所得之結果如下：「其他各國是否有絕糧危險，因此必須力求國民經濟之自主，此處殊不能判定。至於德國則此種危險極少。試觀地圖，一察德國可以輸入道路之多，則知頗少絕糧之危險。」即對兩方面作戰時，食糧之來源亦不致斷絕。如英、法、俄聯合而將經由奧國、義大利、瑞士、荷蘭、比國及其他鄰邦之輸入道路封鎖時，則情形大變，故極端言之，則德國民族因絕糧而失敗之可能性竟成事實，亦意中事也。

戰爭必在德國之經濟方面造成新形式，而戰爭之意義即等於經濟恐慌，因此必須盡量發展本國之物力。此種認識及需要，已見於佛爾克 (Volkler) 氏在歐戰前五年所著之戰時德國經濟之研究一書。此書極爲一般人所注意。佛爾克 (Volkler) 氏斷定一般人雖曾研究戰時財政問題，但關於國家生產之行將減退一層，卻未完全顧慮。軍隊及後方均需給養，軍需及民衆需用，均需供

應，除生產方面發生恐慌外，尚須計及金融、銷費及銷場等恐慌。而其過程則無論如何與戰爭之進展有關。

佛爾克 (Voelker) 氏考查德國交通地理及經濟政策方面之情況，謂其頗宜於世界經濟，但如對多方面作戰，即特別危險。因此必須分別研究戰時之農業與工業方面之原料供應，戰時之貨物製造及其流通等。德國可自行生產者為何？此問題愈顯重要。其回答如下：「吾德人究能在長時間內自行支持，及供應吾民族以足夠之食糧。」不過有一先決問題，即德國軍隊須能將戰場移至國境以外是也（其意指在國境外作戰）。

由上可知在國民經濟方面亦曾說明在軍事作戰與經濟作戰間之關聯。同時佛爾克 (Voelker) 氏已知交通網之因運輸軍隊及輜重而大受阻礙。故如要求創立經濟動員計劃及同時聲明在平時即有預知經濟在戰時有何變遷之必要，實為合理。

阿爾土耳其底克斯 (A. Dix) 氏本此基礎及完全贊成佛爾克 (Voelker) 氏之要求而發揮其對於「德國經濟在戰時與平時之前途」之思想。底克斯 (Dix) 氏以為英德間之衝突，實為左

右全局之事實。但渠並不以爲一定非戰爭不可。「國家之組織，非首爲戰爭而係爲經濟。其經濟利益，在緊急時必須由戰爭以防護之。」如軍事解決仍然不可避免時，則吾人必須明白敵人之最終目的，「係在破壞吾國及吾民族之經濟。」戰爭不獨需本國之經濟力量以支持之，且同時須對敵人之經濟作戰。此種思想底克斯（Dix）氏復於歐戰第一年在其所著之「世界經濟戰之武器與目標」中詳細發揮之。渠於一九一〇年要求人們不應忽視戰爭延長數年之可能性。並謂德國之經濟地位甚爲堅固。但雖取攻勢戰，以便本國經濟照常進行。因此總司令部新添一任務，即不注意軍事。且須同樣注意經濟戰，並於其負責範圍內作相當之準備。參謀本部須設立一常川之經濟顧問會。甚或容納農業、工業及商業方面之實際重要人員於其中，以便諮詢。「如經濟方面無辦法，則雖磨利極鋒之武器，亦不能作有效之使用矣。」此種警告呼聲，軍人亦曾聽聞，但如與其他要求相較，則仍嫌微小而不能生效。以時間而論——中間尚須除去四年之戰爭——亦嫌太短。因此戰時經濟思想之整個意義未能爲人澈底明瞭。在十九世紀初經濟學者中——余佛勒（Schäfer）氏對於「戰爭之社會科學理論之研究」——即有反對妄想之軍縮趨勢與和平思想。而要

求實際分析政治情況與由經濟利益出發而認識國防之必要性。羅也納 (O. Neutra) 氏於其多數論文中尙作進一步之要求。渠要求視戰時經濟學理爲特別之科學。氏之多數論文及其關於歐戰之戰時經濟諸論文合刊係於一九一九年出版。

由上可知在國民經濟著作中，曾嚴重指示戰爭時行將出現之新情況，此新情況特別係指下列兩特點：即「民食」與「戰時財政」是也。

在考慮多面作戰時，則不能不注意麥子、脂肪及飼料等大量輸入之事實，因恐戰時爲人封鎖也。關於戰時民食問題，遲後始有公開之辯論。參與辯論者有伯潤特 (Behrend) 佛若利昔 (Frohlich) 慕耳茲 (Graf Otto Mothe) 及巴羅特 (Ballod) 諸氏。伯潤特 (Behrend) 列出德人是否有法抵補輸入之穀物之問題。德國出產過剩之洋芋，大可抵補輸入穀物之一部份。

佛若利昔 (Frohlich) 氏所著「德國戰時民食」一文，要求一般人澈底明瞭德國食糧狀況之最重性。「英國能將所有麵包穀物輸入之道路截斷，必要時，且將截斷之。此層不能視爲絕不可能之事。」又克年與夫義，與兩同盟國之不能幫助德國，亦須計及。羅馬尼亞亦係不穩份子。假如聽

憑現在之情況存在而敵人使用絕糧戰術則陸軍雖大獲勝利而在一定情況之下，殊無利益，或不能得十足之利益矣。佛若利昔（Frohlich）斷定直至現在在實際方面尚未着手準備。因此要求關於戰時食糧問題，在下列三方面預爲之計。即囤儲穀物，以機械力代替牲畜工作及增加農業生產率是也。

在歐戰前不久，普魯士年鑑即重行登載毛奇（Moltke）與巴羅特（Ballod）兩人關於戰時糧食之討論。毛奇（Moltke）謂即在對多方面作戰時，糧食亦不成問題，而巴羅特（Ballod）即反對此種樂觀論調，謂在十九世紀之交，尚可希望本國出產之食糧敷用，近則情形大變。「吾國民食，大受危險。」「吾人非係——位於討論戰時經濟問題之終點，而實係正在開始」巴羅特（Ballod）對於統計抱懷疑態度。據氏之意見則統計所載，過於樂觀。因此渠即從事於研究戰時經濟準備最重要之一頁。即存糧，出產與消費之調查。以及時常注意所有經濟情形之進展。

同樣在歐戰前即有專門討論戰時財政之書籍，以其對於歐戰時，財政方面實施計劃之意義而論，實有足多者。該書係依據俾斯麥之遺教並可引用德法戰爭以及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日

俄戰爭之理財經驗。十九及二十世紀之交，以國民經濟之力量而論，頗可斷定德國如作戰時，一般財政方面之條件極爲優良。史托銳 (Strohl) 氏稱國家銀行之組織，頗合理想，但聲明「對於此種經濟方面之準備其注意之程度與夫準備之行爲，均尙不及事實上所允許之程度之高。渠亦如其他專家，指示戰禍迫切時之信用恐慌，但對此種恐慌必須設法制止之云。

古語謂作戰有三事爲必需，即錢，錢，錢是也。此語對於將來亦有重大意義。故芮老特 (Ritter von Renaldi) 於其所著之「德國國防力量之財政動員」(Die finanzielle Mobilmachung der Deutschen Wehrkraft) 一書，即以此爲討論之中心。其中有云：「在將來戰爭中國勢攸關之點，非如一般人所料，在於衆多之戰士，而係在於兵精糧足。凡依法所能召集之兵員，不過係武力發展之初基，而兵員之數量，即純係金錢問題。一戰時需要之經費，與經費之供應，均須澈底研究，以德國所處之情況而論，祇有兩途可走：即(一)除軍事同盟國外再結一經費同盟國以便借款。(二)發展國富。歐戰後曾有多人發問，爲何當日不大借外債之問題，亦見於芮老特 (Renaldi) 所著之書中。其後赫耳夫銳昔 (Helferich) 回答此問題，謂在一九一四年之德國，殊無借債之可能性云。

假如以一九〇六年國務祕書亞潤 (Jahre) 所著「日俄戰爭之經費問題」(Das geld in Rüssisch = Japanischen Kriege) 一書對於戰時財政之態度如何而論，實大有興趣。一如統觀近代戰爭之經費需要，則表現出除純粹軍事方面之作戰準備爲必要外，對於任何顧慮前途之國家，均有在財政方面作戰準備之必要。赫耳夫銳昔 (Herlich) 澈底分析日俄兩國在戰時之先決條件，謂均需要未參戰國之金融及資本。最末並標示財政及經濟之反響。祇有經濟健全之國家方能作戰。平時之富裕亦係強力之一。德國經濟與世界商場之關聯，並非弊點，而應作優點看待。

在歐戰前不久芮塞耳 (Reiser) 氏復澈底研究財政方面的戰爭準備及作戰而發表意見。渠意財力之集中亦應似兵力集中之依據詳細擬就之動員計劃，故需要一財政動員計劃。因此有一基本原則，即毋於大敵當前，始入於戰時組織是也。

該書對德國財政方面的作戰準備，係分十二點研究之，如德國及其各邦之債務，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二之海陸軍費用、國民財產、國民收入及每年儲蓄，以及公債之行市，國家銀行、信用銀行、官

立儲蓄銀行與合作社，尤其信用合作社等之組織，與夫全德股份公司之準備金、交易所現款，尤其係現金。關於財政方面之動員，分爲四點，即動員所需之款項——就中以戰時海陸軍費用之支付爲重要，其次爲工商農各業所需之財物，最末爲開戰時數星期因恐怖心理所需之財物——動員所需之暫時供應，其次爲財政方面之補救法則（準備金之維持，國家銀行及私立銀行鈔票之停止兌現及其他等等）最末爲經濟方面之補救方略如出口及通過之禁止，出口稅、入口稅及例外關稅則。

芮塞耳（Riesser）於說明最近數次戰爭之理財方法時即表明其對於財政方面的戰爭準備問題之態度。渠以爲財政方面之戰爭準備涉及各方面：其一爲平時即須建設健全之財政政策，反對公債辦法。戰費須用租稅支付之而不能用公債。公債亦可大規模募集，但須審慎。平時即須組織「財政及經濟總部」最終戰費之支付，須分配於長時間以負擔之。

芮塞耳（Riesser）佛爾克（Voelker）底克斯（Dix）及其他諸氏，在德國軍事書籍中，以戰前而論，固已引起一般人之注意。不過在經濟方面，尙無若何新見解，亦猶之重要之軍事着眼點之

無甚變遷也。直至大戰爆發，封鎖之狀況告成，於是一般人之見解，始以為在戰時及為戰爭計，均需有計劃之組織。

二 一九一四——一九一九年中關於戰時經濟之言論

1. 一般之觀察著作及報章

自一九一四年八月起，如吾人注意在批評戰時經濟問題，則當時思想業已大變。國民經濟方面之著作，大都盡力研究戰時出現之新問題。軍事書籍則愈重視作戰之普遍性。值茲所有人力均召服軍事任務之秋，祇有在一定條件之下，方能分著作爲軍事類或國民經濟類。當日顯似極重要者，即在何種思想方針上活動耳。

賽潤格 (M. Sering) 在戰爭之第二年於其所著書中即有云：「在資本的經濟制度中，如聽其自由行使力量則其成績絕不能如德國戰時社會主義 (Wie der Deutsche Kriegsozialismus) 所辨別者然。即如能解決任務，則其結果必致一方面有無限制之利潤，一方面卻受強烈之

壓迫。」氏謂應解決之任務有如下列：即「調整生產、分配及消耗。凡不可缺少者均須保證之或備置代用品。凡可以缺少者，即須先讓不可缺少或難於缺少者辦理。」所謂緊急需要係指一切作戰所需與夫後方民衆食糧。費昔特(Fichte)所謂之閉關商國(Der Geschlossene Handelsstaat)遠復呈現於經濟家之眼光中。不過尙須加上必須之強迫處置(Zwangsmassnahmen)沒收(Be beschlagnahme)收用(Enteignung)價格調整(Preisregulierung)合理化(Rationierung)儲蓄(Vorratshaltung)及其他等等。至關於經濟力量尙有何種活動範圍？國家、自治區、職業團體、商之尙有若何程度之計劃與調整，則在歐戰時之國民經濟著作中，已有詳細之辯論矣。此外尙有極多之單一論文，其意義隨戰爭經驗而增進。

不久即可窺見在新經濟的調整狀況中，由一個着眼點出發，如由首要之軍隊及民衆食糧出發，殊屬不當。蓋需要一寬闊之出發基礎也。有此種認識，遂有下列結果，即除大多數關於優良經濟組織、中歐合作、戰爭給養、戰時財政、戰時商業之著作以及其他尙待討論而散見於報章雜誌之間題外，至少對於若干部門，尙須作整個之敘述。如普魯士軍政部研究委員會之工作（祇有少數人

方能作此工作，(歐冷堡昔(F. Eulenburg)發行之「戰時經濟之時間問題」，Verliät Kiel) 海上貿易及世界經濟研究會出版之戰時經濟之研究(Kriegswirtschaftliche Untersuchungen)，工業區出版之戰爭雜誌(Kriegsliste)以及耶豈(Jacky)發行之政治小叢書中名「德國戰爭」者，其中頗多戰時經濟之敘述。屬此者尚有「緊急之經濟問題」一冊。又漢堡「經濟勤務」(Wirtschaftsdienst)所發表之論文(其重心在於報告外國之戰爭經濟)以及「社會經濟叢報」所發表之戰時經濟之論文，均有關於戰時經濟之著述。「戰爭與國民經濟」雜誌(Krieg und Volkswirtschaft)自一九一五年起所發表之論著，地方戰爭經濟(Kommunalwirtschaft)中之論文，以及討論戰時經濟著名人物之多數論文，如赫耳夫銳昔(Helferich)之論文，戰壕小叢書及其他叢書均有討論戰時經濟問題之著述。由上述各種著作中觀之，似乎新經濟觀念之基礎業已奠定，即在戰後此基礎亦可保存一般。但頗可驚異者，即在事實上並不如是之甚。此究原於忘却歐戰之經驗乎。抑或此基礎已陳舊乎。此問題將於以後再討論之。現時代之進化極迅速。而工藝進步之速與經濟組織之時常變遷，因此由一時代至另一時代，其

聞所遺存者，祇不過基本思想及重要之經驗耳。本書即企圖由此眼光，於簡短之篇幅，以評在歐戰四年中出版且在思想上最著名之戰時經濟書籍之價值。

2. 各種專論

因經濟生活隨戰爭而變遷，故引起組織須健全之問題。不過最初祇注意各部份之組織，而對於整個經濟組織，似尙無需要。當日須業有組織經濟參謀本部之思想，但人皆視中歐合作，尤其德奧聯盟問題較之組織經濟參謀本部，尤爲迫要。從一九一五年起，菲利浦波尾昔 (Philippovich) 雅斯托 (Jastrow) 舒馬赫 (Schümacher) 歐冷堡昔 (Eulenburg) 史皮托夫 (Spiehoff) 及其他即開始研究中歐合作問題，均有可注意之論調。彼等尤其研究德奧二國之關稅是否可以聯合一氣。互惠條件將來如何使用，中歐經濟區在戰時之物質力量，其可共同利用之程度如何。

自中央大組織成功（按或即指革命後之中央政府）尤其係軍政部成立，與奧登堡計劃成立後，吾人即入於新戰時經濟階段。但回顧往昔，即覺現代之觀察家對於當日整個情況難於明瞭。

之概。同樣，歐戰後出版書籍之敘述戰時德國經濟組織者，亦不明瞭當日之組織，祇不過內容甚佳之片面敘述耳。不過此係自然之事，因歐戰時，有多數事實均不能公開討論故也。赫格曼（Hegermann）於其所著「德國戰時經濟之法律形式」（Rechtsformen der deutschen Kriegswirtschaft）中頗有良好之概觀。一九一八年奧國方面企圖實寫德國之戰爭經濟組織，但卜勒史（A. Pleogh）之著作對於實際方案，殊乏銳敏之觀察。

戰時經濟中最重要之問題，大都係實際進展而成。有時又係軍事書籍所明白要求及定出者。當時負責之軍人，殊無時間以討論此等難題，蓋彼等須實際工作也。

如吾人欲由大多數之專論中，企圖知悉新經濟之何時開始採用，則知糧食問題，最先出現。糧食與全局有關。一般人均認為如絕糧封鎖成功後，則大有影響於戰爭之勝負，故甚為恐懼，著名之經濟學家如賽潤格（Sering）華木博（Warmbold）及其他諸人均曾於一九一五年相繼發表對於糧食問題意見之演說。彼等除麥子外，其他油脂、飼料之生產消耗分配及其補充均曾加以研究。一九一五年普魯士內政部會主辦一刊物名「戰時食糧」（Die Ernährung im Kriege）其

目的在使多數人明瞭現況，標示必要之限制及方略。

「戰時經濟雜誌」(Beiträge zur Kriegswirtschaft)對於各種問題之討論，曾有重大影響。該雜誌係戰時食糧局之國民經濟科 (Volkswirtschaftliche Abteilung des Kriegsernährungsamtes) 所刊行。由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九年，共出六十五冊。威登菲兒特 (Wiedenzfeld) 華本博 (Warmbold) 賴調博 (Aerebol) 史喀威 (Skalweit) 史塔特哈更 (Stadhagen) 及其他諸人對於食糧問題會多方討論。彼等除研究農產現況、農業方面之肥料、勞工及交通器具之備置外，並研究價格構成、價格檢查、合理之分配、自由經濟、強迫經濟以及代用原料等問題。由戰爭所造成之局面，與夫所有外國市場之封鎖，於是不得不向自給經濟方面盡量發展。

關於原料方面亦然，那屯老 (Rathenäus) 對於購辦原料之組織演講與其全集中第五冊名「德國原料備置」威登菲兒特 (Wiedenzfeld) 及戈培爾 (Goebel) 對於原題「德國原料備置」之著作，與多數對於戰時炭鐵之專門研究以及對於鑛、滑油、發動油、與木材之供給之著作成爲戰時經濟書籍中之專門著作。其眼光不但注視本國之情況，且涉及敵國之情況，如英法俄義四國之

原料備置是也。德軍所佔據之區域如法國北部、比國、波蘭、鄰近各國、羅馬尼亞與巴爾幹等地其在德國方面之價值，在戰爭各年，實與日俱升。對此有專門研究之書籍，且尚有影響存留。研究工業動員者有博浪得（Brandt）、克拉曼（Krahmann）及史提那塞曼（Stresmann）。除研究鑛山業外，尚有研究紡織業、紙業及其他工業者。布魯克（Bruck）專研戰爭企業（Kriegsunternehmen），伯克拿（Von Beckerath）則發表對於強迫星底喀提（Zwangssyndikato）與工業自由組織之意見。

在戰時經濟中之社會問題及與社會問題相聯之雇主與勞工關係，贏利與工資關係，均有多數著作研究之。比如查銀（Zahn）即研究社會政策與戰爭之關係。在統計年鑑中及以後之工人叢報中，均有類似之研究。對漆木曼（Zimmerman）關於有組織工人之認識與觀察之出版物，須加以注意。又其他偏於研究政治目的而於戰勝心無關之書籍，亦應加以注意。因其已屬於戰時經濟之邊區，而有其特自之地位，亦如戰爭法之書籍一般。

關於商業及經濟戰爭之問題，討論範圍極廣。因市場情形之完全變動，內國市場之日見發展，

對中立國貿易之大爲增進，簡言之，即在環境支配下愈覺明顯之貿易新形式，遂確定了各種研究之方針。賴得勒 (Ledere) 及歐冷堡 (Eulenburg) 兩氏，研究循環問題 (Zirkulationsproblem)。其他作家即研究戰爭之任務問題、備置問題、價格政策問題，以及勞工市場之調整問題。史塔特哈 (Stadtingen) 及博利夫 (Briels) 兩人則於「戰爭經濟論文」中研究價格檢驗問題。雖博潤 (Brenano) 盡力反對商業仇視之無理與中央購買公司發表各種打破封鎖之方法，而經濟學家究不能忽視英國之竭全力以施行商戰之事實。關於敵國破壞德國商業之方法，與德國提倡本國經濟之趨勢之批評，均見於豈耳大學 (Universität Kiel) 海上貿易研究所 (Institut für Seeverkehr) 出版叢書名「經濟戰」中。又商業政策以及英日法俄美等國之商戰計劃亦見於此。

在戰時經濟書籍中，其卷帙最浩繁者厥爲戰時財政。茲以可代表國家人員如赫耳夫銳 (Helferich) 氏在其發表之多數言論而論——注意其一九一七年之演講及論文，尤其關於各種戰爭公債之理由——則吾人必須加以澈底之研究。史瓦慈 (O. Schwarz) 於一九一五年討

論歐洲之財政狀況。乃銀博耳 (Rheinboldt) 於戰爭之末年即研究「德國之戰時財政及其制度之可能性」。如注意及德國財政之特別困難——在戰爭之末年，每月需四十萬馬克以上。國債較戰前增四倍，利息負擔亦相當增加。——則似須澈底加以研究。由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八年所公佈之稅法已不能適應上升之支出。貨幣膨脹已見端倪。故須根本改革。單祇節省，於事無濟。經濟學家之意見，均以為必須另立新制度。國家對於戰時利得及財產須課以稅，須提高所得稅及遺產稅稅率，備充國稅。故專利與國營。鐵道國有之思想亦出現。至關於戰爭損失之可能性，則無人研究。

在戰時財政中亦如其他部門之有科學上之次序。比如漢茲 (Hanz) 及尾耳夫 (Wolf) 所出版之現時財務問題刊物，大都注意於戰爭。開始即研究國防補助費 (Wehrbeitrag)，戰前軍費之籌措，戰後即研究各種問題如對戰時利得之課稅，戰時德國國富之進展，戰時公債問題，國庫資本市場與匯價之情況及其他等等。史瓦茲 (O. Schwarz) 佛耳格 (Vorgh) 薩爾托調伍 (Bartoris) 瓦爾德豪生 (V. Waldhausen) 史士茲 (Strutz) 卜銳昂 (Prion) 等及其他

多數專家均曾在該刊物發表論文。特博昔 (Dembring) 底擇兒 (Dietzel) 渥耳夫 (Wolf) 蘭博曼 (Landmann) 蘭得堡 (Landsburgh) 歐冷堡昔 (Eulenbürg) 亞飛 (Jaffe) 邁塞耳 (Meinel) 及史皮脫夫 (Spiehoff) 與其他多數作家，則先研究財政動員，次即討論戰費，戰費之籌措，歐洲之債務，同盟國之戰時財政以至於戰時之財政影響，財政叢刊 (Finanzarchiv) 則專注意於戰時財政之研究。

吾人對於經濟之任何部份，不問其爲農業及商業政策或工業政策或各種交通政策，抑或財政政策，總之一經研究即覺平時經濟之辦法，一遇戰爭，即須大肆更動。自由經濟與其相聯之世界經濟，已證明其不能完全保障國家在戰之存在矣。內國原料及產品，在外貨不能輸入而內國生產又因戰時人工與材料兩缺，生產退減之際，殊不能供應一己之消費。

三 歐戰後之一般

1. 現在軍事書報中言論之新趨勢

吾人如統觀一九一九至一九三四年之時期，及在此時期中之重要軍事書報，則可確定下列各項：即由戰前某種片面的着眼點而達於戰爭及作戰普遍觀察。對於經濟要素之估價，一方面祇以必需者為不可少，另一方面，則明白利用經濟要素以增加作戰之能力。

因有多人本其服兵役之經驗與作戰成績而發表言論。自覺其屬於軍事思想範圍之內，其實據實並非職業軍人，故軍事書報之狀況為之變更，但在新情況之下，彼等發表之著作，必須計入軍事書報之內。曾在戰爭經濟中工作之專家，則發表其經驗。軍政部之專門委員則將彼等之工作成績彙集成編。

軍事言論之涉及經濟問題者，可分爲下列各類：

(一) 官家作品與夫歐戰之一般的描述。

(二) 在回想錄中之記載。

(三) 戰時經濟之特種著作。

(四) 雜誌上之論著。

官家發表之言論，首推一九三〇年 Reichsarchivwerk 出版之合刊名「戰備與戰時經濟」。在其原文與附錄中即敘述由一八七一年至歐戰開始時德國在軍事、經濟、財政三方面準備之進展情形。其目的在澈底研究關於所有經濟動員方面之思想及方法而批評其當否。同時考查軍人及經濟家對於經濟問題所思維之程度如何。（此層似與本書之觀察相關。）

歐戰時之經濟情況與其意義。在 Reichsarchivwerk 之第九冊始注意及之。第九冊之第五章，即係研究「在整個作戰範圍中戰爭經濟與戰備之意義」。該書先敘述在作戰與本國力源間之一般的交互影響，其次即標明同盟國至一九一五年年底之經濟及財政情形。其敘述特注重軍備，

同時研究陸空軍與輕便鐵道及載重車之進展情形。

如戰中將史瓦特(Swarte)出版叢書名「爲榮譽及公理而戰爭之歐戰」在其第六、七、八各冊中有關於戰時經濟之論文。其中有伍耳慈把黑(Würzbacher)討論軍械彈藥之供給問題。但該叢書殊不足以表明戰時經濟之進展狀況。古耳(Kühl)上將在其「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之歐戰」敘述中，無討論戰時經濟之專章，亦無討論興登堡計劃之專篇。興登堡計劃對於一九一六年秋之狀況祇作簡單抽述。伯爾哈底(Bernharti)上將，亦無特殊見解。凡海軍文庫(Maritime Archivwerk)之談及經濟問題者，均以經濟戰爭爲中心。

屬於軍事著作而詳細研究經濟問題之回想錄中，首推第一屆參謀次長魯登道夫將軍(Ludendorff)之回想錄及普魯士軍部作戰科科长伍銳斯伯(Wiesberg)將軍所著之書籍(Wiesberg 將軍之著作共三冊，見其「軍隊與後方」及「國防與軍械」兩冊中)。戰時經濟進展之重要時期已爲兩氏所道及並以加批評。如吾人將兩氏之著作與戰前之軍事書籍相比較，則知彼等已係新時代戰爭之軍人矣。彼兩氏之思想共有二要點：(一)戰爭之重心在於作戰

之軍隊或在於工作之後方。(二)如何可以保持勝利繫於兵工方面之無產勞工之信心。補助勤務法(Hilfsdienstgesetz)或名祖國補助勤務(Der Vaterländische Hilfsdienst)此種在第三屆總司令時期之重要處置。曾由兩氏聯同相關之政治狀況加以研究。其次兩氏對魯登堡之計劃加以辯論。該計劃之正確已經第一屆參謀次長之證明。但伍銳斯伯(Wrisberg)將軍則認為與經濟之先決問題不協合。魯登道夫及伍銳斯伯(Wrisberg)兩氏均證明德國之戰敗並非原於經濟方面之不能供應。蓋當日所有材料、彈藥、軍械、服裝以及各種裝備及給養直至戰爭之最後一日均尚足敷用。而民族之生活亦能維持故也。

魯登道夫之助手包爾上校(Oberst Bauer)其所著回想錄名「在田野及後方之大戰」(Der Grosse Krieg in Feld und Heimat)中謂如確信戰勝為可能。則於事有濟矣。當日之不相信戰勝為可能者。並非原於戰時之經濟條件而係原於敵方之宣傳與內部之分裂。興登堡所著回想錄名「予之生平」(Aus meinem Leben)中對於經濟及政治問題。雖不如魯登道夫之重視。但亦認為極重要。佛根海(Falkenhayns)任總司令時之功績。首在其對於各種軍事處置之原

因之敘述。至由其遠大眼光所引起之注意及組織方面之規定，猶其餘事也。

屬於第三類軍事著作之討論經濟問題者，首當注意曾參與戰時經濟工作之軍官言論。前任帝國軍政部長及後任共和國國防部長戈汝勒（Groener）氏在歐戰後於其所著「歐戰及其問題」即批評德國在經濟方面對此次人類最大之戰爭，尚不及古代雅典人對於 Peloponnesische 戰爭所準備之多。渠甚歎惜軍事學校之課程表中無國民經濟原理一科，而另一方面經濟學對於軍事問題又未詳加研究。甚且依據經濟情形認長久戰爭為不可能。

戈汝勒之其他研究，——戰後共有三種——係研究鐵道在政治及軍事上之意義，換言之，即係研究戰時經濟之特殊部份也。

在軍政部主任戰爭原料科科長多年之潤次上校（Oberst A. D. Koeth）曾於政治全書中討論最重要之原料問題，而成爲歐戰時德國戰爭經濟中最重要之論文。上述伍耳慈把黑（W. F. Zschaeber）之敘述，在史瓦特（Schwarte）討論戰時經濟之特殊部份之叢刊中發表其意見。其研究之問題爲軍械及彈藥之供給。先敘述在奧登堡計劃以前之進展。其中包含對工業方面之人工

機械及圖樣之供給問題以及窒素火藥之製造，原料及代用品問題，輜重隊之組織與夫進出口等問題。在研究與登堡計劃中，同時發表其對於補助勤務法、煤炭問題，以及與同盟國合作問題之意見。尤斯得 (Jastrow) 所著『野戰軍及戰術』 (Feldherr und Kriegstechnik) 其研究之方針完全不同。渠認為「技術」較之「戰時經濟原素」對於勝負更有重大之意義。

軍事書籍之特別注意點在於「各國對未來戰爭之經濟準備」一書。此書係一九二六年無名氏所作。同年羅比斯 (Loebellsch) 出版之年報名『軍備與軍縮』中即對上述一書首先發表意見。一九三四年赫塞 (Hesse) 在年報中著一長篇論文以研究「經濟的戰爭準備之進展」 (Die Entwicklung der wirtschaftlichen Kriegsvorbereitung) 而尤注意於外國之準備。次年對於世界的戰時經濟準備一問題，重作答案。德國國防政策與國防科學會在其第五次出版名「何者屬於國防經濟準備」中，即發表戰時經濟準備之意見。

如由上述以確定軍事方面專門討論經濟問題之大著為數甚少，則軍事經濟之著作 (Milli-tärwirtschaftliche Schriften) 在雜誌中愈佔大部份之位置。而尤以『科學與國防』 (Wissen

und Wehr) 及德國國防 (Deutsche Wehr) 爲然。今如將「部隊指揮及軍學季刊」與「科學與國防」一雜誌以其戰前及戰後同時出版者互相比較，則知軍人之着眼點已歸一致矣。

由研究戰時經濟問題之各種著作中，明白表現出下列各重點，即糧食問題、工業方面之原料問題、交通政策、戰時財政、社會問題、各國的經濟的戰爭準備、經濟戰爭之理論及戰時經濟之理論。

一九二〇年肯得勒 (Kindler) 著一論文名「德國食糧與飼料之供給及農業生產率之上升」。一九二五年葉叔勒客 (Jeschonnek) 著文名「德國農業對於德國經濟重新建設之意義」。即對於上述一文發表其意見。卜爾頓 (V. I. Porten) 已開始研究金屬經濟 (Metallwirtschaft) 金屬動員 (Metallmobilmachung) 金屬之還原 (Metallrückgewinnung) 以及相聯之代用原料問題。一九二五年研究銅質經濟，十年後復研究鎳業在戰時經濟之意義。馬約 (H. Mayer) 氏一九二八年著文論軍制與稅制之相互作用。一九三四年則有圖書館編纂潘德倫氏 (Paulsen) 研究財政上之準備問題。氏又著文三篇以研究英吉利、法蘭西與俄羅斯之經濟上戰備，均極堪注意。更著一文總論同盟國之情況與經濟戰爭。大戰時軍隊中社會繁榮之發展爲另一特別問題而

必須綜合戰時經濟關係以研究之，此則佛爾克曼氏（Volkmann）之功也。

關於交通政策之論文甚多，例如梵爾遜氏（Velsen）所著關於鐵道與水道之軍事價值，又維爾甫氏（Mitt）關於「大戰時經濟之運輸能率」（Die Wirtschaftliche Transportleistung）羅克斯氏（A. Dix）於一九二八年著「戰時經濟論」（Kriegswirtschaftslehre）一文統論問題之整個範圍。高斯柏里（Gaspary）氏於一九三一年亦有論文發表對於該問題之意見，名曰「關於經濟軍事學之芻議」，又氏之經濟戰略與作戰一書亦宜於此並稱之。惟氏之結論以為會戰決勝無必要，則大反其他軍事作家之意見，吾人不得不在此明言之。

「德國國防」雜誌曾發表若干篇論文，其中尤以圖書館編纂郭爾甫氏（Korres）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所著戰時經濟論文十四篇為最堪注目。著者先以討論經濟在近代戰爭中之地位以及經濟為軍備之一部份為其出發點。經濟對於戰爭之勝敗有判決之力，故必須認識並集中經濟國防力之種種分力，俾達於最高效能。郭爾甫氏研究經濟國防力之定義時，旁及其對於外交政策、經濟政策與夫軍事上作戰之關係。最後則研究經濟對於戰爭之準備、原料之供給、民食之

保證適當之組織方式等等問題。論文分兩大部份，詳論德國在經濟方面之戰時經驗與列強之經濟國防力。其第一部份所論述者大抵爲大戰時德國方面之補充與節省經濟，其第二部份則檢討英吉利、法蘭西、意大利、波蘭、小協約與蘇聯之經濟情況。然研究問題雖如此之繁，而竟未曾在重要原則方面將材料簡括或深切論述之，吾人誠不得不引爲憾事。潘德倫氏在該雜誌上亦著有若干篇討論經濟問題之文，頗具價值。「戰爭與經濟」(Krieg und Wirtschaft) 諸專號尤值得注意，其所討論者爲各種至不相同之問題，尤以根據一九三四年至三五年之德國民食與原料情況討論戰時自給問題爲然。

關於世界經濟之發展，德國軍事雜誌如「德國國防」(Deutsche Wehr)、「軍事週刊」(Militärwochenblatt)、「國防正面」(„Wehrfront“) 德國軍官聯合會之機關報等等時有意見發展。是數報者顯然皆欲使軍事讀者與經濟問題及其特殊之時代現象發生關係。

總前觀之吾人可爲下列之言：

一、關於經濟問題之探討，世界大戰在德國軍事書籍中顯然爲劃分時代之期。此不獨就論文

範圍言爲然，即就材料之研究性質而言亦莫不爲然。一九一八年以後吾人所見之經濟論文與整篇研究其數量遠較戰前爲多。

二、戰前在軍事雜誌中發表經濟專門問題之意見者爲經濟學者，戰後則情形迥非昔比：現役軍官與舊日職業軍官亦爲文討論經濟問題。若輩或根據其個人所得經驗，或根據其研究無數檔案所得之結果。

三、吾人若一問其所討論材料之性質，則吾人可確言曰大戰亦爲一明白之轉機而使吾人接近前所未識與認識未清之真正戰時經濟之問題。常人之視戰時經濟大抵祇爲一種自給經濟而以力求平時經濟與戰時經濟合爲一體爲理想之境。然人亦知其與世界經濟之聯繫，而於判斷將來敵人之軍事力量時，除陸海軍以外，亦知論其經濟因素。戰爭之潛力 (Potentiel de Guerre) 已成爲廣泛之固定名詞。經濟技術之要素，亦甚受人注意。

四、吾人若細視研究材料之方法，則吾人亦可確言曰，是項研究方法大抵根據於實際經驗而唯求實際解決法，故其所用者爲歷史上理由而反對理論上定義，此固易明之理也。此似爲軍事書

籍研究經濟問題之一弱點。然國民經濟學專書中除其專門研究以外，此類書籍亦不甚富，故吾人對於軍事學者之弱點，亦差可堪恕。

五、與軍事思想界以外之此類相當書籍之接觸不甚劇烈，或為一極不注意之事。例如卡內基 (Carnegie Stifting) 獎金委員會所印叢書中未能獲得鉅大之反響。

雖然此點亦不足變更吾人之最後評語，即軍事書籍對於戰後經濟問題之討論，既能極力顧到科學之利益，復頗能適合軍事之需要。大戰亦可謂為此項問題之最有力建議人與發展者。吾人在軍事書籍中（以新的觀察法）討論經濟問題並努力闡明之而使之列入於國防軍事學範圍以內。

2. 經濟學者與戰時經濟

苟吾人一究大戰對於國民經濟學書籍之影響，則吾人見其最先所提之問題即為戰前之經濟狀況是否業已恢復。其答案係已有三種情形使之大為改變。一係經濟力量經世界大戰而顯現

竭蹶之狀。經濟循環在大戰時所受限制之條件異於平時，而其結果則爲國民財產之重大損失。吾人謂戰前情形未曾恢復之第二種重要觀察點即是凡爾賽強迫和約所加於德國之負擔，此不但須令德國竭其所有力量以應付之，而且須侵害德國經濟之實體，亦即是須繼續動搖德國之經濟。故德國貨幣本位之崩潰乃爲邏輯之結果。最後吾人又須明瞭革命與通貨膨脹時期之新的精神狀態。

戰後數年吾人處於過渡時代，此在經濟學專書中亦甚判然。一九二三年爲第一期之末，其後繼之發展階段則爲爭賠款，德國輸出額增加與相當繁榮（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三年之德國輸出額約值德國馬克一百三十億）之時期而其結局則爲一九三二年之最大經濟危機。當時失業人數已超過六百萬。在此期內激動國民經濟學者係何種問題，不言而喻。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爲第三期開始之日，其時情形復迥然不同：一方面經濟曲線上昇，他方面有一種民族經濟之形成，而民族經濟之形成則爲三種重要原由所促成：世界經濟組織之一般變動，各國採取保護本國民族生產事業之手段，尤以關稅政策方面爲然，最後則爲德國存金與

外國情形之發展。其因此種關係而不得不在對外貿易方面爲必要之限制，如輸入之限制以及原料經濟界內之監督與各種規則，使吾人不得不以之比擬戰時狀態，換言之，頓使吾人與回復大戰時之戰時經濟之感。其實斯時並非一九一四年以前之平時經濟，亦非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戰時經濟而爲一第三種新的經濟狀態，吾人以後始逐漸感到之。然有一點可以辨識即戰時經濟之思想復成一種新生氣，而此則在凡爾賽強迫和約之軍事羈絆解脫之時與夫利用大戰之戰時經濟經驗之呼聲復囂塵上時尤爲顯明可見。然謂國民經濟學者隨大戰告終而遺忘戰時經濟問題，則亦謬矣。吾人亦可見到國民經濟學者繼續努力於此項問題之展開意識，不過其努力之程度，衡以戰時討論此項問題之熱烈非若吾人期望之甚耳。

吾人今試一述戰後經濟書籍中對於戰時經濟之有價值者，則吾人首當提示卡內基獎金委員會所刊行之研究叢書。該項叢書按國別而分，但吾人所關心者，自爲德國與奧國之戰時經濟耳。叢書總編輯之序文曰「吾人試欲規定戰爭對於經濟之費用以及其所引起之文化發展之推移……故有發行叢書之舉。是項叢書大抵爲非官家而卻有權威之著述，或爲純粹敘事性質，或

爲批評而帶歷史性質。」叢書之主旨在「以如此方式獲得獎勵世界和平機關所定目的之基本著作。」此則吾人所當注意者也。

叢書之全線既經標明，吾人今日已可概覽其研究材料之方式與其各種趨向。就一般言，叢書對於各種題材皆有發揮，故其觀察法實具普遍性。但各種研究幾乎盡爲專家關於大戰之戰時經濟，故吾人謂此項著作不過爲德國或奧國戰時經濟鉅史之預備工作似非無理。

叢書關於德國部份之已成著作有額潤博 (Aareboe) 及史喀威 (Skarweit) 關於營養經濟，戈培爾氏 (Goebel) 氏關於德國原料經濟之研究，羅慈氏 (Lohn) 關於德國財政之著述，以及郎姆物 (Lomb) 與羅倫次 (Lorenz) 兩人合著關於大戰時之勞工情形諸書。此外則薩爾德氏 (Sarter) 著有大戰時德國鐵道一書，更有三位作家合著大戰時德國人口運動所得暨生活程度之一書。大戰之精神上與道德上影響以及衛生狀況之發展均各有專書論之。此外更有研究被德國佔領區域之行政與比利時一書。

叢書關於奧國之部，其趨向亦與德國部份相似不過其論述時多着眼於原則方面耳。例如戰

時之政府與行政，幣制與國民衛生，糧食之管理等問題均有討論。其中一部係研究奧國之煤料供給，又一種研究其對外經濟政策而尤論及其中歐計劃，復有一種則論其經濟之崩潰。他如工業交通制度，估價區域之行政等問題，叢書均有根本之研究。然而衆人矚目者，輒爲德國與夫德國所施之處置、共同之利益，此固合乎大戰之形勢也。

戰後之國民經濟學書籍並無類似之著作，堪與卡內基獎金委員會所刊叢書倫比。「波思政治科學研究叢書」 (Bonner Staatswissenschaftliche Untersuchungen) 以及豈耳大學海上貿易與世界經濟研究院 (Kieler Institut für Seeverkehr und Wirtschaft) 所發表之論文，其中雖若干值得注意之著作，尤以關於外國之戰時經濟與德國對外貿易爲然，但其所論者皆爲局部問題。

赫耳夫銳普次長 (Staatssekretär K. Helfferich) 於一九一九年所出版之「世界大戰」(Der Weltkrieg) 爲一宏文鉅著，然頗富於主觀見解。作者雖以討論財政問題爲著書之中心點，如敘述戰事爆發時之財政情況，以募公債與收稅供給戰爭經費之方法及財政負擔之增加等

事，但同時亦顧及整個戰時經濟之組織並處處引英國之處置爲比較，而其研究之結論則曰「準備、調度、與分配國民生活以及實施戰爭之必需食品與原料，變更吾人之工商業以及變更吾人勞工之分羣，以應戰爭之需要之真實組織計劃當時全付闕然。」赫耳夫說昔認爲缺少經濟的參謀本部乃一憾事。

該書於戰時經濟之產生，經營原料之正式與半正式機關，外交政策暨其對於交戰國與中立國之對外貿易政策，對於同盟國之經濟政策以及許多其他方面予讀者以一種成形之印象。對於一九一六年之興登堡計劃更加詳細批評，而認定興氏之要求與當時之經濟情況不符。全書反映我國後方與其力量之作戰景況。吾人由此得明辨意志與信仰之重要，而有待於相當準備與不斷喚醒人類。如是該書遂論及戰時經濟中之一要章。

底克斯 (A. Dix) 氏於大戰之後未幾即有「經濟戰爭與戰時經濟」一書問世。是書一方而敘述英國對付與之競爭之德國之鬭爭與經濟戰爭之手段，他方發爲德國戰時經濟組織之論說，而以認識事態之聯帶關係爲目的。底氏之研究結果要求對戰時經濟爲大學之教材。政治科學

大辭典第五卷(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中有博利夫氏(G. Brieffs)所著「戰時經濟論與戰時經濟政策」一文亦以敘述大戰所造成之思想局面爲旨。惟其所涉材料僅爲局部的而置戰時資本之供給、調度與物價政策、勞工市場之管理與社會政策等問題於首位。至於戰時經濟論則僅微有觸及以指示讀者參考作者自著之文及柏蘭蓋(Plengo) 歐冷堡昔(Erlenburg) 等人所著關於戰時經濟之理論諸書爲止。霍哈氏(E. Hoch) 則在一九三五年德意志經濟報(Deutsche Wirtschaftszeitung) 上發表一文名曰「經濟與國防」(Wirtschaft und Wehr) 而試劃定戰時經濟學者應討論材料之大約範圍。霍氏欲以國防經濟之發問法代替戰時經濟之發問法而提出關於平時與戰時經濟組織之若干基本問題。氏欲按國防經濟學術、經濟軍事學術以及按經濟戰爭與戰時經濟編組題材。惟戰時經濟準備與組織之無數交界範圍，應如何劃入，似欠明白規定。

戰時經濟範圍既如是廣泛，倘吾人欲研究國民經濟學者特別研究之問題，則吾人當謂戰後之經濟情形頗有重要關係焉。若干國民經濟學者如伯爾哈底(Bernhardi) 佛挨拉(Feller)

菲西物哈 (Fischbach) 郎姆勃乃德 (Umbreit) 諸人先從事於復員問題，而認為戰後吾人所處之時期為一種過度經濟，然研究復興機會之事亦即與之相連。強迫和約關於經濟之規定，則本大戰時之能率以考核之。故大戰時之能率無專謂為研究之背景而非實在之研究對象。

大戰之軍事雖告結束，然經濟戰爭則並未終止，抑且繼續前進，此為人所共曉之點，亦為人人共有之明白感想。此事以及封鎖與強制經濟對於全德國人民所遺之極深印象，厥為國民經濟書籍研究經濟戰爭與戰時商業特別詳盡之主因。經濟戰爭之制度，經濟戰爭中之報復手段，對外貿易之統制以及其他問題均討論及之，此外更旁及利用潛水艇之商業戰，德國商會在大戰中之工作以及某種組織方式等問題。

又戰時情形下之原料經濟之組織與工業之工作亦為國民經濟學者所相當重視。國民經濟學者對於「世界大戰中與締結和約時之煤鐵，」戰時之德國鐵銅之供給，戰時五金股份公司 (Kriegsmetall-A = G) 紡績原料之管理，皮革之製造以及無數其他專題均有研究。處於領袖地位之廠家則刊有報告以回顧其戰時之工作，如利文古來之顏料廠 (Farbenwerke Leverkusen)。

重工業以及化學工業在德國戰時經濟中所處之地位均得人評價。然此類刊物大抵多為回顧史或說明書而非為未來著書之說也。

至若財政政策之研究則情形迥不相同。赫耳夫銳普於政治科學全書 (Hand und Leh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中之「貨幣」篇 (Das Geld) 指示供給戰爭資金之途徑並提出幣制須絕對守秩序之最要條件。黃金在維持貨幣本位時，其重要性如何？供給戰爭資金原則上是否有各種不同方法？德國借款政策應如何批評之？諸如此類問題散見於浩繁之國民經濟學書籍中，其中特出者有克瑞斯 (Kraus) 氏著之德英法三國之戰爭資金之供給，底擇耳 (Diesel) 氏著之戰時數十億元現金之收爲國有，沙爾 (T. F. Schär) 氏著之大戰所引起之貨幣與本位情形之變更。然而主要問題仍爲：遇戰時征稅乎抑募債乎？英國所採方法係征稅以支付戰費，此法頗得一般人同意。「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大不列顛財政政策最能適合吾人之要求，即戰費宜力求以稅款支付之是也」(見克瑞斯氏 Kraus 所著之書) 因此問題而逐漸討論至目前至爲重要之問題，即放棄金本位在國民經濟上有何意義是也。

戰爭與通貨膨脹間之聯帶關係，爲國民經濟學者致力最深之問題。埃安乃爾(G. V. Eyn-
on)與羅慈(Lots)兩人均著書討論之。埃氏所著之書名曰「德意志國家銀行」(Reichsbank)
書中以歷史方法研究德國發行鈔票之中央機關之諸問題。

社會問題之討論，吾人願留至最後敘述之。所討論者爲戰時經濟內之勞工情形，而勞工情形
中則又以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之補助勤務法(Hilfsdienstgesetz)爲討論題目。吾人於外表上之
爭論外，更見內心上論爭之開端，並確認戰場上之效能含有要求評價之權利。至於資本制度本身
則認爲已遭中傷。

故國民經濟學書籍中之討論戰時經濟問題者，亦如軍事書籍中之討論該問題者爲數甚夥，
不過性質與方式不同耳。國民經濟學者之見解，其特點如下：方法上較軍人爲合乎嚴格科學性以
了解戰時經濟與平時經濟相比之現象爲主旨。然未能確立戰時經濟之理論。國民經濟學者所遇
見之問題異常紛繁，而且問題範圍以內性質又如如是差別，故其整個見解吾人僅能謂其略具端倪，
此點則頗與軍事書籍相似。問題範圍以內更有特別有時間性之問題佔首要位置。就一般情形言，

則戰時經濟之思想未幾即將失其現實性，最近數年內注意之者已屬罕見。至於致此之原因一爲吾人須顧慮凡爾賽之強迫和約，二爲吾人須顧及國防之利益。就軍事書籍適於最近過去年內討論戰時經濟問題甚力，則未免可以注意矣。國民經濟學者大抵視平時經濟與戰時經濟在世界大戰後之十年期內爲兩個相反點。發展至最新時代吾人對此兩個概念始抱另一種見解即竭力以一體視之是也。

四 結論

戰時經濟問題及其界限之探討

吾人若回顧軍事書籍及國民經濟學書籍中戰時經濟思想之發展史，則吾人可簡括言之曰：世界大戰前初次試探而思想基礎尙未穩固之際，在歐戰中吾人即不得不解決完全新穎而鉅大之經濟問題。於是一種新的見解隨之產生，即戰時經濟之見解是也。大戰以後復放棄一部份之戰時經濟見解，然在另一方面而言所見亦不無更深之處，但直至今日仍不足謂已立充分之基礎。吾人如鑒於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實行一般兵役之事實，以致今日之局勢已非凡爾賽強迫和約之所定者可比，似宜要求自今以後更加培養戰時經濟之思想而確立其基礎。

如果吾人欲一問此事應以何種方法行之，應如何確定其目的並應如何劃定其界限，則吾人

即須答曰，吾人必須始終以下列三種事實爲出發點。

一、戰時經濟恆須與戰爭連帶視之。戰爭之形式有多種，或爲陸戰，或爲空戰，或爲海戰，然亦有無兵器之戰，如利用宣傳，飢饉與化學之戰。交戰之種類與方式對於戰時經濟具有決定性。基此吾人可得下列六種原則上各異之場合：

(甲) 我之戰事得利。不但祖國經濟力量，而且尚有佔據土地可供利用。與中立鄰國之國境或海境可以通行無阻而有完全補充需要之可能。

(乙) 我之陸戰得利，但與中立國之國境或海境之交通全部或一部被阻。此卽是世界大戰時同盟國所處之境遇。

(丙) 交戰兩方勢力保持平衡，故除國境區及受空襲之戰時經濟中心區外，本國經濟區域之大部份可供應用而通過國境之交通亦未發生重大障礙。

(丁) 軍事情況與(丙)同，所不同者，卽是與毗鄰中立國或通過海境之經濟上交換全部份或一部份被阻，換言之關於此點之情況與(乙)同。

(戊)軍事不利，以致喪失一部份之重要經濟區域，但通過國境之輸入在相當範圍內尚屬可能。

(己)軍事情況與(戊)同，換言之，即祇有利用本國經濟區域之一小部份核心，而同時復受人完全封鎖。

除前述者外，吾人尙可得若干種變形，尤以是否僅須與一個敵國作戰，抑須兩面作戰，或對多方面作戰，又抑或爲一種聯合戰爭。

二、經濟之組織，不論就較狹之一個國家經濟範圍，抑或就世界經濟範圍觀之，均常在變遷中。景氣與恐慌互相更迭，需要變遷，原料之製造方法日新月異，民族人口增加，其生活條件受新的慾望支配，戰事一方面消耗，他方面則造成經濟生長與財富之條件。此種基礎上與形式上之變遷，須顧及之。

三、國家與經濟間之關係，以及由此所得之經營與經營者地位之一般見解，對於戰時經濟有決定一切之意義，吾人不難就英美法意俄諸國截至今日所施戰時經濟準備之性質不同而立即

辨識之。(請參閱拙著「一九三五年之世界軍備」第二百八十七以後諸頁。)(Die Rüstung der Welt 1935) 一九一四年以前之理想實際上不容吾人作純粹之戰時經濟思想。今日之見解則含有此種思想，而今日常用之「國防經濟」一名詞，則視同戰時經濟之初步即爲戰時經濟之準備。

吾人既爲戰時經濟之研究標明相當之出發點，卽不難以簡單一句提出研究之目的：戰時經濟之研究目的在對於一切作戰所必需之經濟力量加以調查並作精神上之動員及指示可能效率之界限。故不獨本國之民族經濟，抑且舉凡可供作戰目的利用之空間暨其國內外之一切經濟手段皆屬於此種研究範圍以內，但同時復須明白指出其界限與倚賴關係耳。

尙有一點必須常常顧到之，卽爲國防利益計，吾人不得如其他科學採用同樣方法研究之，而有時須於理論之外，根據歷史之經驗與他國所採之處置以討論與吾人有關之問題是也。

戰時經濟之研究，若不求切近實際，斷不能存在，此層吾人於本書首端業已聲言之。否則其計算必爲一種差誤之計算，而且軍事上如依據之以作處置，則必將肇禍非淺。因多數統計既不盡可

業，而各種經濟上生產復有變動，故在若干場合中放棄平時詳細預定之軍事動員計，並將毛奇大飛之名句，「戰略者乃救急諸方法之系統也」變通運用於戰時經濟似非無理。然此言非謂吾人即可放棄解決基本問題並造成可能之最優條件之努力。

故戰時經濟之研究者其所用方法一方面須有應變之能力，他方面須在認識上嚴格不苟而毫無顧忌。彼之所應顧到之條件或倚賴關係試簡單申述之如左：

戰時經濟學者分別四種階段：

- 一、平時實行戰時經濟之準備，通常亦稱之為經濟動員準備。
- 二、經濟動員，換言之即將平時經濟轉變為戰時經濟。
- 三、真實戰時經濟之組織與完成。
- 四、復員或稱過度經濟。

右列階段各有其一已之經濟特性。平時施行之戰時經濟準備必須多多顧到經濟之利益。戰時經濟之準備對於私人經濟提出相當要求而望其諒解，此固為當然之理，但負此項組織之機關

亦應絕對避免損害經濟生活之舉。職是之故自給經濟之思想，雖為戰時經濟學者所極端歡迎，但必遭合理之反對。

戰時之戰時經濟組織，唯要求勝利之命是聽。私人之經濟利益完全須退居於一般利益之後。最高命令即是公益先於私利。經濟之循環，其條件與平時不同。平時經濟之思想特徵在乎為利以及圖全體與個人福利之發展。但至此必須為儘早謀戰勝之目的而犧牲。欲求達此目的，則非運用所有力量並大量放棄經濟上理論不為功。

復興乃為戰時有組織之經濟轉入自由經濟之形式，但當取決於戰事之結局。若戰事勝利則復興經濟之條件自與戰事失敗之後不同。

吾人苟欲顧到戰時經濟問題之全部任務則務先審察經濟之雙層組織，其橫的與縱的組織，其各個經濟項門，如農工商業等等之組織以及按照原料製造，分配與消費之一般分類。

戰時所必可得到之原料根據地關係甚重。戰時經濟之計算根據於此者甚鉅。其性質計有三種：一曰本國之生產業，二曰本國之貯藏經濟，三曰安全之輸入。本國之原料根據地效能率愈高，原

料根據地之位置愈在交戰國之中心，戰時之某種預備品爲平時經濟所耗去者愈少，則前線與後方之供給愈有把握。然此間有一點須說明之，即戰時之生產條件往往與平時不同，良以勞工、燃料、交通器具以及其他等項之可供吾人使用者不克與平時相同也。

貯藏經濟亦須加以研究。貯藏經濟爲一種重大之經濟負擔。且因貯藏原料之性質上關係往往僅爲有時間性之可能，或必須隨時新添之。若由國家辦理貯藏經濟則非有相當機關不可，若由私人經濟辦理之，則亦必須由國家給予津貼而後始可辦到。

世界大戰時曾估極大勢力而爲今日吾人所常聞之「代用品經濟」(Ersatzstoffwirtschaft)之名詞，吾人必須審查其核心。仔細視之，所謂代用品經濟者往往不過爲原料消費之易位。例如製造發動力或砂糖時不用之煤即是奪其原用目的。故代用品經濟，苟欲無害於別方面，祇可以供給戰時需要而掉然有餘之原料爲依據。故關於此方面之調查宜不厭詳盡，而且遇經濟之組織上變動時須時時覆核之。抑更有進者戰時生產業之一般降底與夫領土之有喪失可能性，亦宜在此顧到之。

是故統計以及「景氣」與「恐慌」之研究均具有特殊之戰時經濟學價值。此言不獨適用於原料經濟與代用品經濟之觀察，抑且適用於各種製造工業、實業、商業等等。

原料或代用品數量雖為一種應加寬定之量，然於其列入戰時經濟計算之中時應顧到平時未見或為數甚微之戰時需要。此間即發生一種原料上與商品上之多餘消費，而此種多餘消費吾人已在前面指為在國民經濟上毫無利潤且必須以生產業多做相當工作或在另一方面限制需要為其前提。故必須根據軍事上之要求，而後始可在此間計算之。

又原料經濟暨製造經濟之第二種倚賴關係亦須加以戰時經濟學之研究。此項研究係指地點而言。煤礦與鐵礦有其限定之地點。至於製造工業則大部份與原料、燃料、交通器具與勞工等項發生有機體之連帶關係。故工業之各門由國境區遷至內地，或分散今日兵器工業之思想宜加以縝密之考核，若夫影響經濟生活甚大之舉，則非萬不得已之時殊無理由可言。

原料根據地分農業原料與工業原料兩大類，而每類又分無數種原料。在此間僅作專門研究似嫌不足。製造程序指示已存之聯繫，至於確保戰時營養之安全，其事之重要尤宜特別提明之。營

業既有保障，然後一個民族之各部份始能在戰時顯示其身體上、精神上與心靈上之能率。故戰時經濟學研究決不可忽視戰時農業生產之減低而須窮種種方法以補救之。

原料問題不但須從物質方面，須從現存數量與可供支配之數量，抑且須從人事方面，機械技術方面與交通政策方面觀察之，換言之須準工業原料製造上之觀察點觀察之，並宜與之相連而簡單說明其關係。

工業動員繫於經濟之組織者甚鉅。此言不獨對於原料、燃料、交通器具、地點及製造方法之聯繫爲然，即對於原料由半製造品而至完全製造品之途徑亦莫不爲然。例如世界大戰之時參預一挺機關槍之製造者有三十家工廠以上，而此三十家工廠又散處德國各地，則其發生障礙之可能性固極大也。但在另一方面言之，近代兵器製造業非分工不辦。如是，某百分率之缺損又勢非一同接受之不可。戰時經濟之計算必須運用安全係數（Sicherheitkoeffizient）。

工業動員固可以軍事工業之一種有計劃組織左右之，而且其關於戰爭目的之機器設備亦應在平時預爲之備，然究受一般技術之進步，國內外市場情況，原料與燃料之供給以及其他等類

之拘束。

工業於戰時經濟學者可爲分三類：一爲爲國軍（陸海空軍）從事製造或改爲爲國軍製造工廠，二爲對於本國人民生活必需品之必需工廠，依照情形或爲無須變更之企業，三爲可省之工業廠家。故全體動員一語必須加以限制而後始可言之。最關重要者毋寧爲一切必需力量之動員。戰時經濟之研究宜爲之覺得可靠根據。

戰事開始時之工業能率如何（戰時交貨）視平時軍事工業之完備程度而定。若其所供給者僅爲本國之國軍則平時與戰時需要間永存之大間隔自克溝通之，如軍事工業在平時間有輸出，則此時可得相當之調劑。但國際競爭在此尤有影響，同時各國皆力謀創造自己之軍事工業，吾國現時所有之市場，僅爲戰時之一部份，其戰前市場則因大戰之結果已爲別國軍事工業所沒收矣。

故戰時經濟之組織，勢非變更一大部份工業以應戰爭之用不可。其時又須顧到稍長稍短之擺動時間，而此項開動時間則宜以適當準備力求縮短之。此種戰時新工業之推進繫於無數之物

質上與人事上條件，繫於相當機器，必需原料與燃料。必要時更繫於半製造品尤以專門人材之存在爲最要。

爲戰時經濟之目的而有之人事動員係戰時經濟研究中之最要一篇當無疑義。軍事動員之後勞工市場之情形隨之大起變化吾人縱能顧到軍事工業交通等業須留專門工人備用而勞工市場情形亦有重大變化。吾人若以一九一四年之情形爲例，卽短少三百五十萬年壯力強之男子，而此三百五十萬男子僅能有限制地由婦女、青年、外國工人並以後由俘虜及戰傷者代替之。衡以今日交戰方法軍事方面實無法放棄技術專門人員。故不學之工人應屬於前線，已學之工人應屬於戰時經濟之言殊應加以修改。不獨專門工人，而且工程師、企業家、業務主任、商店主任以及其他人物在戰時經濟中皆佔如此重要位置，以致人事之動員非大加組織而且非時時從新考核之不可。世界大戰時遷移自由之取消僅屬有限，但此事實須與工資問題、盈利問題同樣受戰時經濟學之研究。人口之發展，年齡等級之組成，人民衛生，工人子弟之訓練，以及許多其他問題均應與此問題連帶觀察之。

軍事工業愈小則訓練專門人員之事愈爲重要，俾一至戰時新設之軍事工業得有專門人員可資支配。北美合衆國之例可供吾人借鏡。代替人員之經濟亦須依照代用品之經濟努力講求之。

戰時之分配程序，因外國市場之喪失甚廣，工業之新組織以及其他需要等關係，其着眼點自多變更。軍事方面，因動員集中及作戰移動而形成對於各種交通器具之要求以及由經濟循環所產生之要求尤應使之調和。過渡時期，即戰事開始後之初數星期尤應特別注意之。即使現存原料之分配須首先供應國軍之真實戰時需要，然在另一方面言生活程度亦有其最低限度。從事經濟者必須注重一般之國民經濟利益，而一般國民經濟利益之數量則須不斷觀察以確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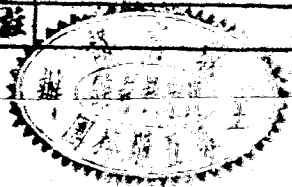
戰時經濟組織之設施，含有無數問題。最重要者厥爲責任問題。目的在乎使戰事得勝。戰爭以軍事與經濟手段行之，其運用經濟手段時則含有二層意義，一爲一切自己力量之有計劃組織，二爲經濟戰爭，換言之，對於敵國經濟之鬭爭，而此項經濟戰爭亦可視爲對於供給敵人之中立國之壓迫。其與本國作戰之聯繫乃至爲明顯之事。就組織論則有二大要素具決定之力：一爲國家或自治機關之組織，二爲經濟界之個別組織。經濟專家足以供獻意見與盡其負責之合作，故亦如軍人

之不可或少而軍人則提出其對於經濟界之要求并調整各方面之要求。所謂分權者係指經濟界專門集羣之區分與經濟界人物之負責參加一般工作，集權者係為集中各種力量着想，此兩者均為應行考慮之問題。與此兩問題相連者則為大小計畫應如何製作，以及臨時設施與私人策動應佔何種地位等問題。

考戰時經濟力量之動員之最後意義要為一種精神上事務。其所應造成者不獨為物質上之基礎而且須確保意志上與精神上之準備。各個人以及全體之工作，宜有一定之戰時經濟精神，戰時經濟學之研究亦應指示此方面之可能性而開始其訓練工作。須將經濟及經濟界活動人員列入於戰爭之整個程序中並須研究其無窮之先決條件與可能之處置。戰時經濟學宜認清世界大戰之經驗，以及他國之方法祇可有條件地接受之，蓋經濟之構造與技術程度在最近二十年之變遷至為劇烈，而且各國皆有其自己之經濟條件也。

本國經濟與世界經濟之密切關係之價值與必要，吾人固亦辨識之，然吾人究須明白了解吾人之戰時經濟上之考慮務須顧到吾國在歐洲中心之政治地位，其因此而發生之多面戰之可能

性與夫重要國外市場之同時喪失。因此吾人乃要求曰：戰時經濟之研究宜顧到古來之真理，即自己力量爲一國最妥保障是也。



FOR THE USE OF THE POST OFFICE
POSTAGE FOR THE YEAR 1950
POSTAGE FOR THE YEAR 1950
POSTAGE FOR THE YEAR 1950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初版

(30020)

戰時經濟思想一冊
戰時經濟叢書

Der Kriegswirtschaftliche Gedanke

每冊實價國幣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K. Hesse

南京外交部

編譯者

陳允文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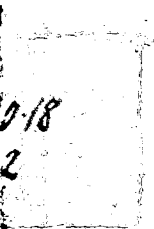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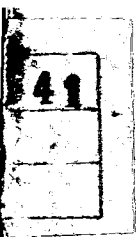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楊翼成)

詳

55
603342



14
103